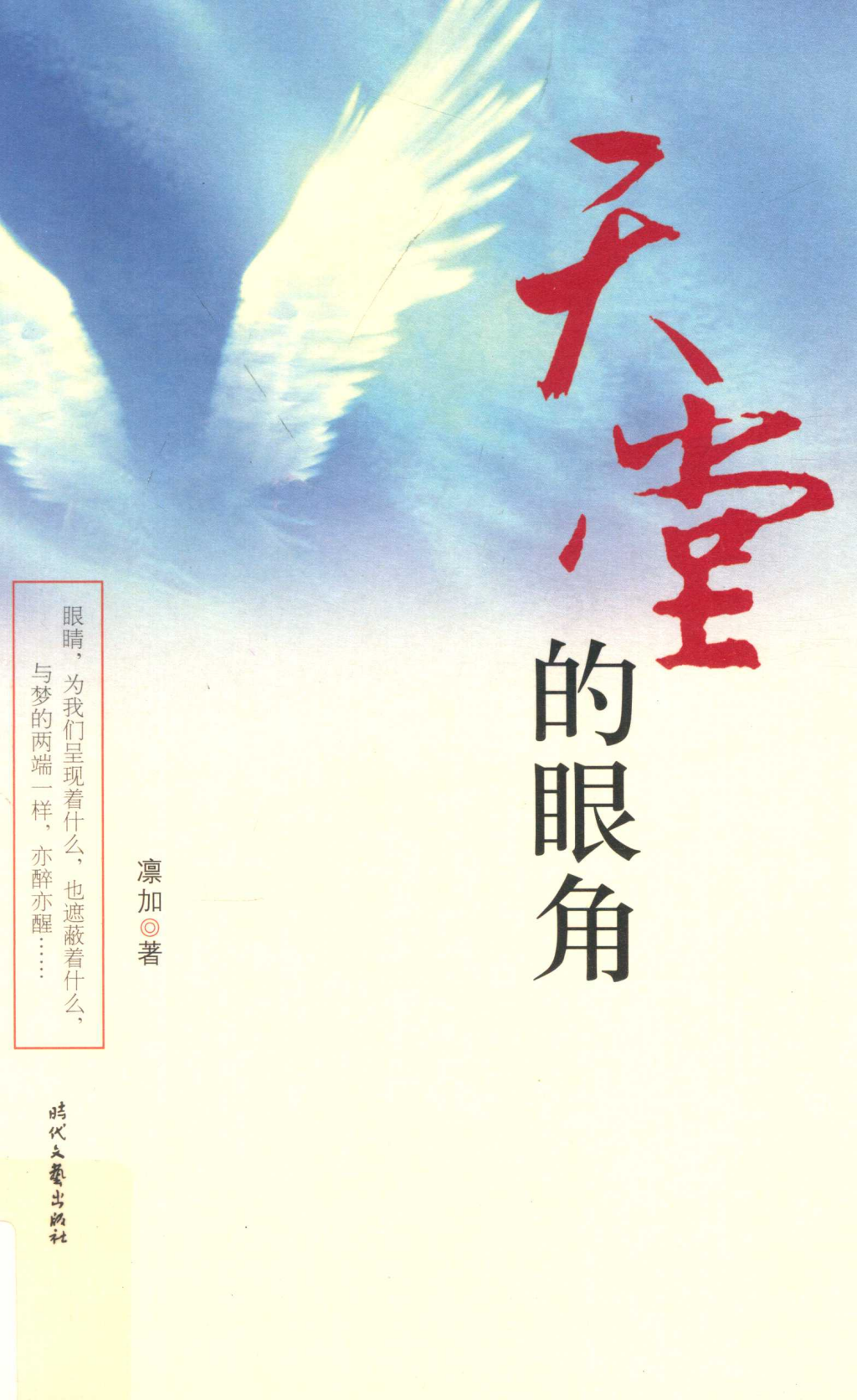




天堂

的眼角

凜加◎著

眼睛，为我们呈现着什么，也遮蔽着什么，
与梦的两端一样，亦醉亦醒……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天堂 的眼角

凜加◎著

時代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堂的眼角 / 凇加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387-5299-1

I. ①天… II. ①凇…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50152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李天卿

曾艳纯

装帧设计 陈阳

排版制作 隋淑凤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违者必究

天堂的眼角

凇加 著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官方微博 / [weibo.com / tlapress](http://weibo.com/tlapress) 天猫旗舰店 / sdwycbsgf.tmall.com

印刷 /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167千字 印张 / 14

版次 / 2016年11月第1版 印次 /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29.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I 凜加 I

2006年毕业于英国利兹大学，国际金融专业硕士，现于北京从事经济管理类软件设计。其文笔干练，构思独特，专注于心理及情感题材的创作。其作品通过对现实中点滴的提取来映射心理以及人性的正与反。出版作品：《留学“垃圾”》。

Some kill their love when they are young,
And some when they are old;
Some strangle with the hands of Lust,
Some with the hands of Gold;
The kindest use a knife, because
The dead so soon grow cold.

Some love too little, some too long,
Some sell, and others buy;
Some do the deed with many tears,
And some without a sigh:
For each man kills the thing he loves,
Yet each man does not die.

——*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

By Oscar Wilde

有人毁所爱时还年少
有人毁所爱时已年老
有人用欲望之手扼杀
有人靠金钱之手屠戮
最心善的才使用利刃
为的是速死速终

有人爱得太深，有人爱得太浅
有人用钱买，有人把钱换
有人毁所爱时泪水涟涟
有人却用不着长吁短叹
每个把所爱毁掉的人
却未必都会被死亡纠缠

——奥斯卡·王尔德《雷丁监狱之歌》

目 录

第 一 章	无心	001
第 二 章	自我	012
第 三 章	心刺	020
第 四 章	援手	029
第 五 章	无奈	041
第 六 章	抉择	053
第 七 章	自知	074
第 八 章	宣泄	080
第 九 章	殊途	088
第 十 章	肩膀	098
第 十 一 章	机器	102
第 十 二 章	双面	106
第 十 三 章	茫然	119
第 十 四 章	漂泊	123
第 十 五 章	师徒	132
第 十 六 章	转身	148
第 十 七 章	相知	154
第 十 八 章	虐心	165
第 十 九 章	寻路	181
第 二 十 章	对面	187
第 二 十 一 章	角色	192
第 二 十 二 章	叹息	199
第 二 十 三 章	命运	204
第 二 十 四 章	离别	212
第 二 十 五 章	回首	215

第一章 无心

凌晨5点左右，外面的天色已经微亮。每天这个时间，严涛都会准时睁开双眼，看着眼前的昏暗，默默地看着……固定的生活习惯使他的生物钟和闹钟一样准时。

“上午门诊，1例眼摘手术，2例玻切手术。”他默默地念叨着这一天的工作安排，每天早晨如此，这是长年以来养成的习惯。作为一名医生，当工作成为习惯的一部分时，他们工作的失误率和紧张感都会大大降低。

转身拨下正在充电的手机，屏幕上显示有34个未接来电、12条短信和200条未读的微信和QQ信息。绝大部分是陌生号码，只有其中的两个记录有姓名显示：“心外科刘主任”和“东州市立王院长”。然后打开微信，尹医生昨晚发来了一张图片，是病理学诊断报告单：

姓 名：林雨凌；性别：女；年龄：2岁；科别：眼科

送检材料：右眼球摘除标本

大体所见：眼球1枚直径2cm，眼球内后方见灰黄色肿块直径0.85cm。

病理诊断：“右眼”视网膜母细胞瘤伴坏死、钙化，累及脉络膜表面，未累及血管层，未累及筛板、前房角、巩膜。

他叹了口气，又做了一次正确的决定，用这只眼球换回了孩子的命，值了。

剩下的大部分未读信息来自于一个叫“天堂眼宝宝”的患者QQ群，这是眼肿瘤专家及患者家属们自发建立的群，目的是为了相互分享信息。严涛作为全国知名的眼肿瘤专家，自然也是群里的管理员之一，但他平时只“潜水”，很少说话，有时偶尔会回答一下患者的问题。此时的他没看其具体内容，只是随意地翻着自己的朋友圈发呆，个性签名上醒目地显示着：“一个有职业操守的普通人”。

“铃铃铃……”手机闹钟响的瞬间被按停了，他快速起身，边走向浴室边回拨着电话。

“喂，您好啊，严主任。”电话那边传来一阵客气的声音。

“刘主任有什么指示啊？”严涛同样客气地回应着，顺手轻轻关上了浴室的门。

“有这么个小事儿得请您帮忙下啊。我有个老乡，孩子的眼睛里长了东西，想请您给看看。”刘主任的话音里始终带着客气的笑声。

“这个好说，上午是我的门诊，您叫他们过来找我就是了。”

“哎哟哟，太好了，挂您的号实在太难了，那就麻烦您了。”

“别客气，呵呵。”

挂掉刘主任的电话，他把手机由静音模式改成振动模式，用凉水冲了一下脸，随即回拨了王院长的电话。

“喂。”对方的声音很低沉，嗓子里似乎卡着痰。

“院长，昨晚我没听到您的电话，您有什么指示？”

“严涛啊，我没记错的话，你应该是今天在我们院坐诊吧？”

“对对，没错，周四我都在咱这里。”

“哦，是这么回事，我这边有个朋友，孩子没多大，前不久查出来了视网膜母细胞瘤，都知道你是这方面的专家，这不，就是专程奔着你来的，你尽快给他看看？”

“这您放心，交给我了，让他们直接去门诊找我就可以。”

“好的，那先这样。”

“哎，好好。”

对方把电话挂断了。

严涛把手机往旁边一丢，叹了口气。

这种情况太多了，刚才手机里那么多的未接来电和信息，除了是想托关系来看病的，就是咨询病情的，每天都是这样。在他看来，虽然病人家属的焦急心情可以理解，他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可现在他面对的是一个群体；从一定程度上讲，他就是这个群体的掌控者，每个有诉求的个体都必须遵循所谓的群体规则，否则只能是一片混乱，耽误到更多人，只是……总有些人是在规则之外的，没办法……

冲了个澡，放在洗漱台上的手机不时地振动着，这是群里的新信息提示。天已经亮了，但这些患儿父母还是在不知疲倦地讨论着，新的信息不断地刷新着屏幕，一条接着一一条，每一条信息背后都是一个站在悬崖边上的家庭，每天早晨都是如此。

快6点了，严涛穿着浴袍走出浴室。床上的女孩儿睡得还是很沉，白色的薄毯子搭在性感的小蛮腰上，几乎全裸地躺在他面前。走到床边，看着女孩儿诱人的身体，他倒吸了一口气，一股生理的冲动迅速传遍全身。

他轻轻地拍了拍女孩儿的肩膀。

“嗯？”她慵懒地反应道。

“美女该起床了。”他轻声说。

“啊？”女孩儿迟疑着看了看手机，“这还不到6点啊？”

“我要上班了，起来吧。”

“老板，让我再睡会儿吧，求您了。”女孩儿说着搂住了他。

严涛并没有顺应她的动作：“昨晚就告诉你了，我起得很早，快起来吧。”有这样一位性感的女孩儿在眼前，任何正常的男人都很难把持得住。但是他在时间和精力上都绝不允许自己因为一时冲动而影响了一天的工作，不该做的时候绝对不做，对自己严格也是他的习惯之一。

“老板啊，您说您起这么早，何必非要包夜呢？”女孩儿不情愿地坐起身来。

“快起来收拾下。”说着，严涛便从衣橱的保险柜里取出钱包。

看到要结账了，女孩儿赶紧凑了过来，小脸儿贴在他的肩膀上看着其点钞票。这时，她注意到那钱包夹层里有张女人的照片。

“老板，这照片上是你女朋友吧，这么漂亮。”

一沓钞票递了过来：“这是5000块，不会少你的，快起床。”

女孩儿接过钱，点了一下，“谢，谢，老板。”慵懒地回答道，撇了撇嘴角。

严涛快速整理着行李箱，女孩儿也没再说话，只是同样快速地穿好

衣服，冲了下脸，戴好帽子和墨镜，匆匆走出了房间，那架势跟明星躲狗仔一样。又等了一会儿，他才到酒店大厅办理了退房。

“先生，我们可以免费为您办理我们酒店的会员，以后去全国任何一家我们集团旗下的酒店都可以享受……”

“不用了，帮我叫辆车。”

“先生，请问发票开什么抬头？”

“东州市立医院。”

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一天开始了。和全国很多城市一样，早晨7点多，路上的交通已经是一锅粥了。汽车爬得还跟不上路边的老太太步伐，大路小道都堵得几乎凝固。每次走到这里，出租车司机都会劝严涛下来走一段，因为步行穿过华夏路的绿地广场就可以直接到市立医院的门诊楼了。别看只剩下300米左右的距离，任何往医院门口开的汽车，挂着一挡，离合刹车地踩半个小时也许能进得去，可再踩半个小时不一定能出得来。医院门口的大爷们赶汽车比赶苍蝇还快，门口下个人，最多5秒钟，否则就是一顿：“快走啊！走啊！啊！”那口气急得恨不得上去踹车。后面的车一看到前面的车下人了，各个像被戳了尾椎骨似的狂躁，扯着嗓门嗷嗷地鸣笛。

可再急也没办法，这家全市最大的医院是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根本没有任何停车场的规划设计，不大点儿的院子只勉强够领导停车，那时搞设计的爷爷奶奶们谁能想到现在医院和汽车的生意会火爆成这样？

华夏路的绿地广场是10年前开发的，那年头全国有股在城市里建绿化广场的热潮，东州自然也不例外。现在看来，整个广场的最亮点莫过于它的地下停车场，它已经默默地承担了医院停车场的义务。虽然还没

到8点，但等待进场的车已经把队排到主干道上来了……

面对眼前这一切的一切，出租车司机始终沉默着，而吸引他所有专注力的是前挡风玻璃上的两部大屏幕手机。

“滴滴！师傅您好，我现在在和平路凯威大厦想去开发区科技园，给10元小费，谢谢。”一个很有磁性的男声。

“叮咚！师傅您好，我在东州商学院东门，去市体育中心。”声音很知性的妹子。

“叮咚！师傅您好，我要从陆金小区去火车站，10块钱小费。”声音干练的妹子。

“滴滴……”

“叮咚……”

……

两部手机里的打车软件一秒都不闲着。

“师傅，我就在这儿下吧，多少钱？”严涛边说边找零钱，反正计价器是按堵车时间算钱，空不空车都是一个堵，司机这是在骑着马找马。

“滴滴，师傅您好，我在华夏路的沃尔玛，去火车……”没等手机里的话说完，司机便冲着手机屏幕一顿狂戳。

“抢单失败！”

“我就在这儿下车，多少钱！”他提高了嗓门。

“哦，在这儿啊？额，16块钱。”

严涛把正好的钱递到其脸边，司机扭头一看：“啊？现金啊？没有微信或支付宝吗？”

“没有。”说话间，他已经下了车。

今天是个大晴天，一大早广场里人头攒动，都是些上了岁数的人，三五成群地打着太极、听着戏、跳着广场舞，似乎很享受这春天的清晨。但从医生的角度看来，在这么一个看不清天空的蓝、看不见云的轮廓的城市里，还不如在家老实待着，尤其是在早高峰时段里的市中心。因为现在几乎是全城污染最严重的时间，所谓的晨练其实就是虐肺。严涛低着头快步穿过人群，向住院部走去。

在任何三甲医院里，住院部都是个相对清静的地方，可位于这家医院12楼的儿科病房门前，每个周四都注定消停不了。早在7点以前，门口就已经挤满了人。

“我都说了，严主任没来呢。”门口一位身材彪悍的大妈一只胳膊撑着门，背靠在门框边上，就这么个架势，谁也不敢往里硬挤。

“都几点了，还没开始查房吗？”

“李主任在里面查着呢，但严主任真的还没来，他来的话也是从这个门进，我蒙不了你们。”高亢的声音穿透着整个走廊。

“我是找李主任的。”人群中有人喊道。

“查房期间谁都不能进！”

“麻烦让一下！”几个护士推着器械推车在人群后面喊。

“唉！我说，劳驾！都把路让让！”大妈的嗓门又提了一个八度，人群这才恍惚地往两侧挪了几下。

“我都说了大夫们都是从这个门进，这回你们信我了吧？”

没有人说话了，只是站在前排的人们不时地伸着脖子往病房走廊里瞅，而后排的人们则是眼也不眨地盯着电梯。

电梯又一次到了12楼……

严涛低着头拖着箱子快步走了出来。

“严，严主任您好！这是我孩子的核磁结果。”

“严主任，这是您昨天让我们拍的眼底照片。”

“严主任……”

.....

刚走出电梯半米，无数只手就伸到了面前。在门口的人们一听到后面有人喊“严主任”，瞬间掉头也涌了过来。严涛始终低着头，他没有接任何人递过来的东西，只是尽可能快地往前走，其阵势不亚于明星签名。虽然他始终皱眉头一言不发，可做医生能做到这个份儿上，没有人能否认其内心的成就感。

在众人的包围下，严涛艰难地挪到病房区门口，然后停下脚步转过身：“挂了号的，去门诊等我。复查的，下午两点来这边等我。”说完便走进了病房走廊。众人顿时安静了下来。

“严主任，您好。”这时，从病房里走出来一位中年人，面容疲惫、头发蓬乱，抄着很重的方言口音。

严涛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但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往医生休息室走。

“我的儿定的是今天10点做摘眼手术。”中年人小声说，同时紧跟着他的步伐。

“嗯，护士会给你安排。”

中年人稍微凑近了一点儿，小心地从裤子兜里掏出一个很皱的信封：

“这……这手术还得靠您多操心了。”说着便把信封往严涛手里塞。

他装作没看见，走进休息室，把箱子放下。中年人不知道是该进还是不该进，只好杵在门口。

严涛穿着白大褂：“真的不试着保一下？”

“不保了，化疗和玻切都太贵了，不还有一只好眼吗？不耽误事儿就行……”

“等护士通知吧。”他随即掏出手机，点开屏幕上的日志软件，选中“刘毅”，打了两个字“眼摘”。

“这是……”中年人硬堆出一点儿僵硬的笑容，又把手里的信封试探着递了过来。

“不用。”他始终没往那信封上看一眼，转身锁上门，快步朝电梯走去。中年人站在原地愣了一会儿，几秒后，赶紧把信封塞回裤兜里，快步走回病房。

病房门口的人们已经散去，严涛掏出手机：“喂，妈，早上吃的什么？”

“小米粥、蛋饼，叮叮吃得可不少。”电话那端传来老人慈祥的声音。

“叮叮呢？”

“爸爸！爸爸！你，干什，么呢？”只有两岁半，叮叮的语句还不是很连贯。

“哎！小美女！爸爸在出差啊。”他扑克牌似的脸上突然灿烂起来，连说话声也爽朗了许多。

“那，那你今天能，回家吗？我想你了。”

“真乖！我一定能回去，来，给爸爸唱唱那首儿歌。”严涛快步走到走廊的一个角落里停了下来。

“我的好爸爸，下班回到家，劳动了一天……”叮叮背不出来后面的歌词，只好呜呜噜噜起来。

“真棒！”爽朗的笑声格外有劲，“好了，爸爸要工作了，乖乖听姥姥的话。”

“嗯！”

“拜拜。”他故意模仿出很萌的声音。

“拜拜。”

挂掉电话，严涛的表情瞬间恢复了刚才的严肃，随即快步向门诊楼走去。

无论在哪家医院坐诊，早晨门诊前的这一会儿都是难得的空闲时间。出差的时候，他总会在这个时间里打电话回家听听叮叮的声音。虽然只有断断续续的几句话，但总会让他的心里产生一种特殊的平静来面对这一天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进了门诊楼等于进了春运期间的火车站，人挤人、肩碰肩，人们要么在等待着，要么奋力地挤来挤去，为了各自的目标试着做着什么；而和车站不同的是，这里每个人的脸上写满了焦虑、疲惫、严肃、木讷……

严涛同样在这个人群中挣扎着往前挤。眼科门诊在4楼，他每次宁愿走楼梯也不会等电梯。因为4部电梯永远都是满员状态，而且还经常会出现“紧急医用”的提示，所以等个十五二十分钟是常有的事。在这幢大楼里，也只有步行楼梯和厕所里的空间是相对宽松的。

眼看就要挤到楼梯口了，这时，一位女孩儿和他擦肩而过，虽然只是短短的几秒钟，可他突然过电般地愣住了，这女孩儿就是昨晚陪他过夜的那位“外围”。虽然没有化妆，但是其掩饰不住的姿色在人群里还是特别抢眼。女孩儿低头匆匆地走过，她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擦身而过的这个男人。严涛缓了下神，转身又仔细看了一下女孩儿的背影，他确定不会认错，毕竟两个小时前他们还在同一张床上……